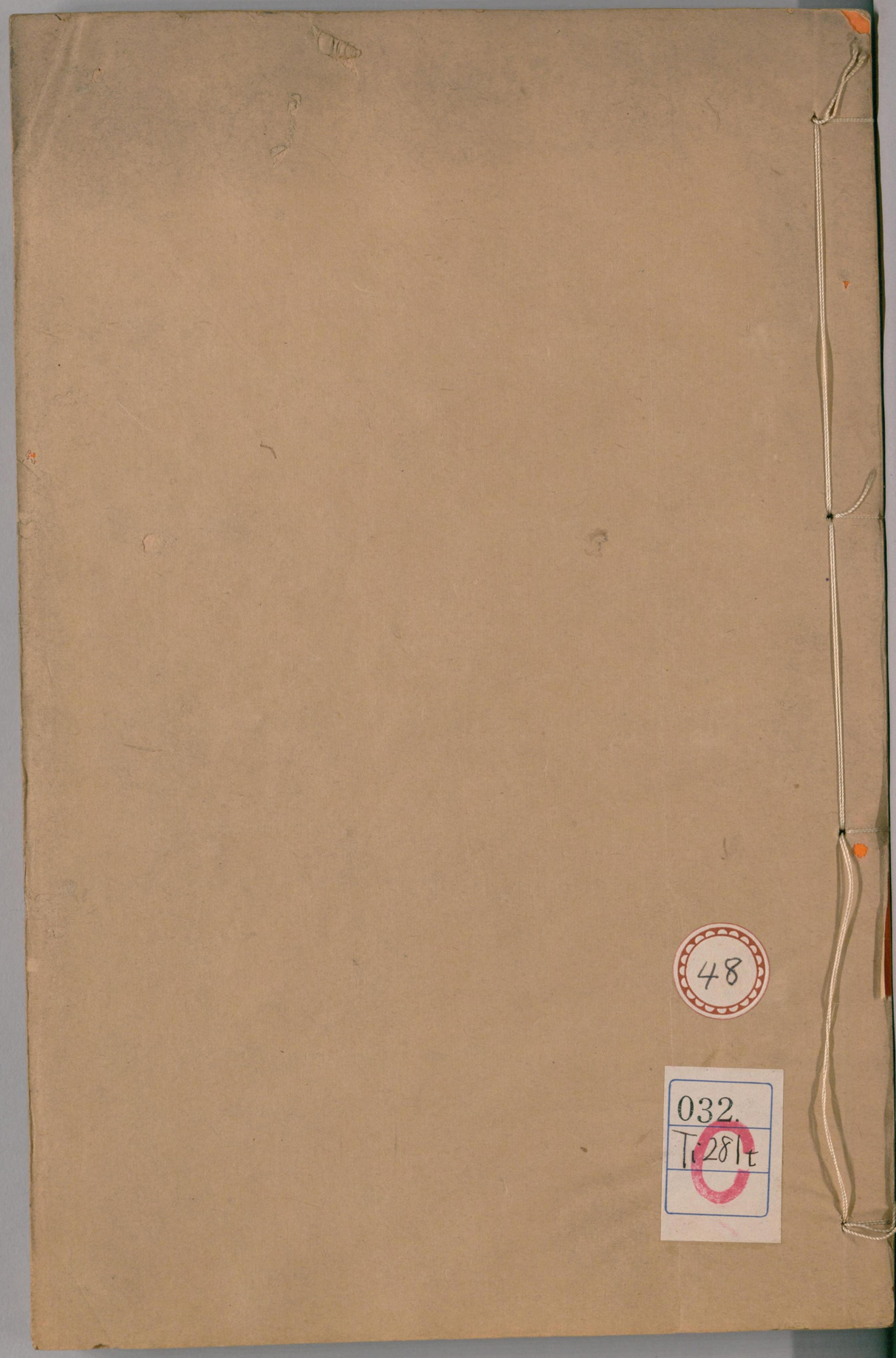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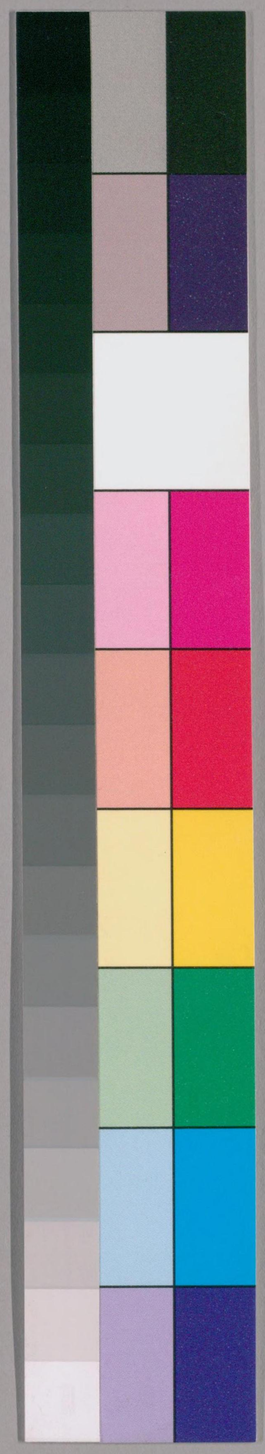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衮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龍衣 說文天子言先王衮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上向徐按周禮衮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絺繡而畫以爲衮阿曲也謂繡龍蟠屈也王之卿六命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三公一命卷天子卷冕亦作褰荀子天子袾褰衣

五采彰施 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国立国会図書館
27.4.21
図書館
26549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服汝明尚書益稷

山龍五服山龍青華蟲黃作會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五服書大傳

五采爲服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爲之以絲麻觀黼黻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皇帝堯舜禹衣裳蓋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亦而下裳黃秦繼戰國卿天子位滅去禮樂郊祀之服皆以初亦漢承掌故至顯示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亦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史公侯九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漢輿服志

黼黻之龍聖人處天子位服日月昇龍所以服其德章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續漢輿服志

龍冕黼黻天子龍冕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藻火服粉米環濟要畧

毀盡更爲昔堯帝王天下黼衣絓履不弊盡不更爲也六韜

衰斂諸侯伐楚許穆公卒于師凡諸侯襄于師會加一

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以衰斂左傳

按圖造衰 秦除衰冕之制唯爲玄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衣圖書始復造衰冕之服至今用之摯虞決疑要注

衰衣朱緣 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承韋衰衣朱緣四牡龍旂漢書

裹着襄服 姚襄憂弟萇上御座着襄服謂官屬曰此兒或能大起吾族後秦記

九章 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衰冕九章澄與議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者經文秦附六冕漢明還備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方今皇太子禮絕羣臣宜遵聖王盛典爲近代冠冕齊書

盜衰龍服 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衰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衣服上赦之唐書

衰冕 衰冕卷也畫卷龍於衣也釋名

韋衣 王后之上服曰褕衣畫羣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南雉青質五色備曰羣鷄翟畫鷄雉之衣於文也上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下天官内司服

履

飾足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亦曰屨屨拘也所以拘足也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立久立地或泥濕故

複其末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暇借人也齊人曰搏腊搏腊猶把鮓龐貌也荆州人曰龐龐韋草皆同名也龐龐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足依 履足所依也鞮小履也鞮革履也說文

於則作 世本曰於則作履扉

履遺不取 禹之趨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淮南子

履新踐地 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六韜

丹豹 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麝曳丹玉之履戴碧蒲之席

拾遺記

黃鳳陸履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而問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韓子

文王伐崇至鳳凰虛轙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上

木履 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于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嘆遂以爲履每思從亾之功鞠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見南方草木狀

豹舄 傳曰雨雪楚王皮冠豹皮爲屨

喪屨 齊侯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鞭之

扉屨 鄭申侯見齊侯曰若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扉屨可也注云草屨扉屨其可也

歸貴履賤 景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踊貴履賤公愀然遂緩刑晏子

爲履金綦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貝玉之鉤其長尺上

飾金聽朝 景公爲履飾以金王服以聽朝履重僕不能舉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聽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上

納履進決 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履夫旋取 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夫旋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跨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跨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賈誼書

棄履未 楚昭王出奔而忘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無怨矣世宗詔趙修云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中一聲東向攻夔魏書

往市忘履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

26549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而忘操之見履乃曰吾忘持屨及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唐無自信也上

織履爲食 陳仲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爲相其妻曰子織履以爲食沒然而無爲樂在其中矣謝便不就 皇甫謐高士傳

織縞徒越 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縞而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履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爲冠者也而越人被髮欲不窮可得乎 韓子

車席泰美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上

珠履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璹瑁簪以納之室飾以珠玉春申君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史記

履趾下 張良常遊下邳圮上有有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爲取履因長跪進之 史記

履屨無下 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弊不完行雪中履屨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上

惰懶無履 汝充字子何爲桂陽太守民情懶多無履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令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 東觀漢記

尚書 鄭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曳革

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漢書

高冠厚履 王莽好高冠厚履上

不敢脫履 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也吾不敢脫履上殿魏志

以履摶面 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后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以履摶面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蜀志

武庫寶焚 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劍王莽頭晉書

七尺三寸 符捷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上岸其河長七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深三寸上

謁陵無履 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着下拜晉惠帝起居注

請履申脚 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與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申脚令度及履至着而不疑續晉漢陽春秋

携履西去 佛圖澄足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携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趙錄

化鵠得履 昔有盧躭仕州爲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爲白鵠至閤前廻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

躭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唐德明南京記

嘗着穿履 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着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後魏書

終縛履行 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困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宋書

紫絲履 高祖儉素宮人盡令着紫絲履齊書

七寶履 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西京雜記

青絲履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嘗着青絲履上

織履 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之列女傳

誤着不受 阮長之字景茂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南史

履謎 孫廉字思約便辟巧宦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動劇遂得爲列卿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屨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取此名位上

居士屩 朱桃椎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草

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

抱持取靴 崔戎出爲華州刺史徙究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靴

製履 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毋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

高頭草履 文宗時吳越閒織高頭草履如陵穀前代所無履下物也織草爲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監陰斜闒茸奉侈之象五行志

墮舄 玄宗貴妃楊氏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國忠導以劒南旗節遺佃墮舄狼藉干道

令奴着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以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僉載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脫履 北齊沈麟士性寬恕一人鄰人認其所着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脫與跣而歸後鄰人得履送還前日履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史書

餉履 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躄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

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南史

雙燕 惠州沖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使人往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一統志

抱香履 抱木生於水松之傍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爲履易於削瓜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若通腕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然哂其而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南方草木狀

躡屐不改 高宗爲録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各復見於今南齊

蒲鞵 江南李昇常履蒲鞵九國志

夢履 履韈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韈者必有子息也履者爲男子韈者爲女也夢書

韈

足衣 韈足衣也說文韈末也在脚末也釋名

韈解自結 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韈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亾君所與處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以無令結之文子

莫肯係韈 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係解五人在前莫肯係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爲係韈帝王世紀

韈而登席 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殽之是以不敢哀下

跪結韈 景帝時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者吾韈解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故吾聊使廷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漢書

食後係解 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韈係解成帝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上

賜履韈 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黃香相難罷朝特頒賜履韈東觀漢記

綾羅襪 魏文帝吳妃乃裁縫綾羅紬絹爲襪炙声子塗地微步羅襪生塵

常着襪 賀劭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常着韈希見其足會稽典錄

龍縞襪 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我輸阿毋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齒怪錄

錦袎襪 妃子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袎韈一隻相遇過客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數太眞外傳

或襪而騎 李石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

兵至百宮或襪而騎

襪襪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襪襪塞其口而終（劉賓客嘉話）

不襪而鞋 唐臣李仁矩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鞋走廷中璋責之（五代史）

拆襪線 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白云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北夢瑣言）凡事如僧削髮無有寸長（外史檮杌）

屐

屐屩 屐屩也爲兩足楉以踐泥也帛屐以帛作屐如屩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屩不可以踐泥屐可以踐泥也故謂之屐（釋名）

拍木製屐 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異苑）

孔子屐 孔子至蔡解于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論語隱義注）

振方屐 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孔

追世屐行 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力決帳直出屐

行七十里漢書

解屐升轂 范升奏云仗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昇于華轂東觀漢記

橋下據屐 鄭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鄭玄赤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矣竟以免謝林

軟林平底 宣王初欲追諸葛亮于關中亮多置蒺藜帝使軍士三千人着軟林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履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始知亮死晉書

屐折齒 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符堅所在充安遣到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屐折齒

人屐 王述性急當食鷄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其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撥其地噤而吐之上

着蠟屐 祖約好財阮孚好着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詰約見正料物財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詰阮正見蠟屐因歡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上

鐵屐 石勒擊劉曜使人着鐵屐施釘登城上

陰卵 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復徹名陰卵亦復妖也織者以爲卵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初遂至大亂晉中

興徵神說

木屐去齒 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齒峻岩障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齒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 宋書

新屐不受 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針銳便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上

認屐不取 劉凝之有嘗認其着屐笑曰僕已敗令家中不覓所失還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認屐

王屐 襄陽有盜發古冢傳云是楚王冢獲王屐因宄之 蕭子顯齊書

屐謎 范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嗹跓面不知瞋囓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 梁書

木屐畫屐 延嘉中京師長皆着木履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蓋木屐之像也 風俗通

足着木屐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首不着布

身無單衣足着木屐黃甫謐高士傳

杖荷屐 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于靈溪盛公詣市還着早蓋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空庾仲雍荊州記

金踶屐 趙嫗者九眞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天不家入山聚羣盜常着金檎踶屐劉欣則交州記

躡屐高屐 王子敬兄弟見郄公躡屐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着高屐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郄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光鼠輩敢爾世說

變屐 廣平遊方先期望見一人着赤袴褶知是鬼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變是所常着屐集異記

屐行水上 丹陽縣有梅姑廟始生時有道術能着屐行水上人惡幻術婿怒殺之投其屍于水上乃隨流江下至見每月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屐異苑

白荊屐 劉禎彈廣州刺史韋朗脏有白荊屐六七十里宋元嘉

着屐杖策 左慈見孫討逆着鞭駿馬慈着木屐杖策徐步然終不能及乃止神仙傳

餘才作屐 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得餘才當作俎几木屐

挈屐而歸 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屐而歸華陽國志

方頭屐 昔作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故意欲別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搜神記

布裘木屐 戴良嫁女布裘木屐汝南先賢傳

麤屐爲使 麤屐爲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麤屐得僮使也晉書

韈

武靈服 韈木胡也趙武靈王服之釋名

綉靴 慕容晃與顧和書令致綉靴一量鄴記

織成 魏武與楊彪書曰奉足下織成靴一量

五彩織成 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彩織成靴鄴記

遺韈 有人遺趙柔韈數百枝柔與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千韈善問故賤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金動人也遂與之後魏書

換靴 任城王澄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靴有乘馬又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澄召州市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北齊書

自作 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燃馬屎自作韈上

方屣而韈 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卽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屣而韈唐書

皂靴 隋煬帝數出幸因今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靴乃馬鞾也後世循襲遂爲朝服 朱語錄

氊靴 唐馬周以麻爲靴殺其靿加以靴氊靴 紀原

羊靴 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爲靴隱麖加以帶子裝束 上

麂靴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長史竇軌遺以衣服麂幘麂鞾之地不肯服 本傳

長靿 北齊全用胡服長靿靴 筆談

賣靴爲業 仙人文賓大丘人也賣靴爲業 列仙傳

醉使脫靴 李白供奉翰林當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取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白輒爲妃沮止 唐書

先辨靴 涼州民先辨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傳咸袞

屩

[illegible]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史記

作屩供食 江夏劉勤字伯家貧作屩供食常作一量屨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謝承後漢書

敗屩聚道 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浦之城有敗屩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

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疾將象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搜神記

空中投屩 劉敬宣嘗夜與僚佐晏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着耳鼻間竝欲壞頃之敬宣叅軍司馬道暢反敬宣爲其所害宋書

膏粱着屩 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伯至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上膏粱何爲着屩君而着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武誠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上

悉使芒屩 沈瑀爲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日彰食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與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齊書

芒屩習行 褚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于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着芒屩於齊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餘歲甚有慙色上

青袍芒屩 侯景即位童謠曰脫青袍着芒屩荊州天子挺應着梁書

柴車草蹻 何點爲尚書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上

布袍芒屩 沈眾武帝時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

布袍芒屩以蔴繩爲帶朝士共誚其所爲陳書

芒屩稻中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陽芒屩立稻中須役者退而去唐書

至市貨屩 劉禎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劇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往市賣屩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堂劉過初不廻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屩不得展詣後過劇之呼使來與共語覺其佳俗說

嚼屩 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愼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屩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笑林

著衣牧羊 漢卜式爲郎在上林中布衣而牧羊注履謂屨也南方謂之蹻本傳

櫻屩垂釣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帶櫻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屧

步屧白楊 袁粲爲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南史

斫屧爲業 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屧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掘卷升室齊書

寶扆 臨川王宏奢侈過度後庭數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侍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扆直千萬梁書

笏

備忘 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之挺然而方其首示無所屈於天下諸侯以象前詘後直圓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以魚班飾竹士竹本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焉禮記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大戴禮天子之笏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五經要義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三禮圖

書君教令 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手板以象笏子仲

白事記事 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於腰帶中近代以來唯入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於敬不執笏亦非記事官也與服雜事

示無仇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仇周書

代以手板 應仲遠云昔荊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七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周遷車服雜事

王笏 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王笏與之 郭子橫洞冥記

執板入閣 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閣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太責藩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 後漢書

舉笏相短 獻帝嘗見郄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江表傳

執板交拜 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爲孝廉後權爲吳王治每見權常執板交拜 吳志

手板擊幘 王敦表溫嶠爲丹陽尹因餞會錢鳳自起飲酒至鳳未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大眞行酒敦不悅兩釋之 晉書

倒持 桓溫秉政謝安王坦之往候之坦之倒持手板上

使人多忤 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以乃甚貴然使人多僽忤祐以褚彥同詳密求換其板它日彥因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其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宋書

手板當貴 綦毋珎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勳帝又圖皇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

何在珎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帝大笑上

玉手板 豫章王嶷薨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覔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齊書

手板牒啓 爾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竪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矣北齊書

拍背不瞋 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淚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是慮也帝既鏁暹責其往若打背暹自陳所對上承之言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上

書笏 魏徵薨帝後臨朝嘆曰朕比使人至家得書一紙始半稾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亾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情愛相憎所宜詳謹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其憎惡善惡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故笏 魏徵五世孫謩帝問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

意此笏乃今之甘棠

衞公故物 韋端符衞公故物記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衞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它物服器十餘物訖讌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人就次因請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一函它物一器出發珎有玉帶一公擒蕭銑時所賜于闐所獻素錦袍靴袴皆非華人所爲象笏不類今笏火鏡椰杯等凡十三物文王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因請韋作衞公故物記文粹

還笏 褚遂良帝將立昭儀遂良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差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書字以誡 崔滌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漏洩乃於滌笏土親書慎密二字以誡之唐書

笏囊 張九齡體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爲笏囊自九齡始

舉笏却揖 宋璟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易之等後至促步而附璟舉笏却揖唯唯

擊姦臣 顧少連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叚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奪笏擊泚 段秀實朱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衊面

榻笏重積 崔琳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以笏叩頷 宋申錫豆盧署誣告與漳王謀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至中書舍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頷還第

置笏在陛 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反復數百言文宗末諭元亮置笏在陛

執笏簾外 宋遜爲連州叅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妓日執笏簾外唱吟自如

擇笏以賜 李絳面論吐突承瓘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論承瓘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書舍人卽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親爲絳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它時勿易此心 唐書

舉笏示所記 韋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

舉笏擊面 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否達瞑目曰

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懾

畫地陳守 賈隱林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衣紫擁笏 賈直言始劉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着耶

陽墮 司空圖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書石手版 高駢呂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版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凡上駢得之大喜

支頤思危 元楨閣下以文皇勑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爲至戒矣上裴相書

合以憤烈 孫樵文貞公笏銘靈豸鷹角比於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檄

三世一笏 韓皐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別致在臥内一榻以示敬謹唐語林

笏案 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於架上百寮則各有笏囊吏持之錄朝

帛裹 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

休咎必驗 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笏又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南部新書

以象笏賜 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五代

叩頴 何澤邪佞嘗班退獨留以笏叩頴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上

以笏畫地陳勝負 王彥章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負趙巖等劾不恭勒還第

美手玉板 晉明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美銅幡螭口手傾溜入螭服中不能出入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郡國志

手版拄頰 王徽之爲桓沖參軍沖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酧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本傳

未嘗書笏 王播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書事于笏 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奉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笏擊僕死 晏殊坐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詩話

三笏異用 丘峦爲兩浙進表開寶未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峦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而甚大上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爲節度使而非真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峦乃以第一面附歸蓋欲致之於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峦以奉錢昭宴昭宴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衛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於長史是何聶老之術其妙如此耶見錢希白小說

借緋笏 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家置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義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似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沈大驚延於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爲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於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紬手板法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

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而推歎郭景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初學記

齋手板詣 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弑立孝武入討劭録宏殿內自援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宋書

以手板築 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謂蔡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未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等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不已上曰如卿言上

署謹密字 崔澄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謹密字親署笏端鐘

袍

內衣 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苞也內衣也釋名

繭袍 如絮曰繭繭以緼曰袍說文纊爲繭緼爲袍王藻

博袍 楚莊王鮮冠緼紐纓絕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墨子

緼袍 曾子居衞緼袍無裏十年不制衣莊子子思居衞緼袍無裏田子房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說苑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鹽鐵論

綈袍戀戀 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

稱張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史記

錦袷袍 文帝使遺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漢書

赤霜袍 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綵亂色非錦

非繡 不可得名漢武內傳

練袍 倪寬練袍衣若僕妾令若庸夫鹽鐵論

省鹿袍 袁安爲光祿勳至省鹿袍糲食續書

都祿大袍 三老五更皆服都祿大袍上

后袍極麄 明德馬皇后袍極麄疎諸王朝望見反以爲綺東京漢記

詔給皂袍 樂松者家貧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被皂袍華嶠後漢書

縕袍糟食 桓鸞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縕袍糟食不求盈餘以濁世恥不肯仕袁山松後漢書

解袍以賜 孽夏字宣聲黃初中爲祕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御袍以賜之魏畧

吟詠縕袍 彭羨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安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安應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縕袍也蜀志

賜印大袍 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王隱晉書

簞食縕袍 鄭沖以儒雅爲德蒞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以此重之上

賜鶴綾袍　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志鶴綾袍二領上

袍裏千端　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裏千端上

送袍明懷　慕容沖進逼符堅堅送一領錦袍遺沖曰古者交兵使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上

十年不製　卞彬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托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疎庸寢敗絮不能自釋齊書

青袍白馬　侯景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中悉着青袍景長乘白馬梁書

軍着綠袍　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王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衞府先是其軍皆着絳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上

紺衣黃袍　武皇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文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鷹左右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衞飾以對虎左右鷹揚飾以鷹左右千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獅子左右金吾飾以象又名其襟背作八字廻文焉唐書

綠紗袍　肅宗爲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勅改爲朱明服上

十年不易　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緑袍十年不易

恩加朱綬然始解去上

青龍袍 石虎臨軒大會着青龍袍鄴中記

糟食糧袍 袁彭字伯楚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糟食緼袍不改其操鍾岐良吏傳

褐

短衣 說文曰褐短衣也

褐之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哀上

褐夫 東郭書知宋之將亡故寨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韓詩外傳

被褐食牛 五羖大夫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鬻於秦被褐食牛暮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

短褐詣王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爲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君盛顏新序

衣褐懷璧 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徑道亡歸史記

衣褐見王 婁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爲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遂見上說上西上

短褐不完 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漢書

被褐要說 張玄字處微有才畧以世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將行玄自廬被褐帶索要說溫不能用後漢

振褐 皇甫謐字士安上書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晉書

短褐穿結 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陶潛五柳先生傳

澤父褐衣 有澤父冠葭蘆之笠納麓之履莎裳褐衣符子

穀皮 蠻夷取穀樹皮熟槌之以爲褐裴記

披褐懷玉 世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蒭趙壹疾邪賦

帳

施於牀上 幬謂之帳爾雅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張曰斗形如覆斗也釋名

帳中擊筑 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漸離于帳中擊筑年

綈帳 秦時奢侈綈帳綺綉土木珠紫三輔舊事

素縑帳 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下敷數重白甑金案玉杯人皆醉飽神仙傳茅君仙去民爲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上

甲乙帳 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珎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漢武故事東方朔曰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幡之四達之衢漢書

避帳中 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史記

帷帳塞窓 馮魴永平中上行幸于諸國敕魴車駕發後將鞮騎宿玄武閒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靡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窓望令致密 東觀漢記

五色帳 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又有明月夜光珠帳 魏畧

白珠帳 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吳時外國傳

帳中鼓箏 呂布將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兵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則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將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魏志

親兵繞帳 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上

疏帳 蔣欽字公希拜左護軍權嘗入其內毋疏帳漂被權嘆其貴而守約敕御府爲毋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志

武帳割分 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馬韈矣 晉後畧

帳中展轉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帝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願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因語諸客曰此中亦

是難眠處耳郭子

施絳帳 桓玄小會于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羣臣切相語曰此頗以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晉令

夫人故帳 桓玄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俗說

絳文帳 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衣帳大抹茵褥甚麗不得行乃更如也厠語林

令帳中臥 郗超爲桓溫參軍時謝安王坦之當詣溫溫令超帳中臥聽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世說

開帳拂褥 卞範之爲開封尹羊孚南州嘗還往卞許云下官上吏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遲上下大壯公言須枕卞乃廻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以弟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上

流蘇斗帳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錦百二十斤綈登高文錦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白縑裏名爲裏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鏁金香爐以石黑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枕囊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總爲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穀文爲單帳鄴中記

參拜入帳 高祖圍廣固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

高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陌之宋書

百子帳 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卽窮廬也齊書

大帳 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隋書

竹帳 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唐書

衙帳自破 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丙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

惡怒之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卽其類也高祖然之 土

單于帳中 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于帳中令帝觀見之桓子新論

書囊爲帳 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囊以爲帳惡聞紈素之聲益部耆舊傳 元帝時奏太極殿施絳帳帝詔曰漢文以上書皁囊爲帷冬月青布夏青疏晉令

胡服帳 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爲之後董卓擁胡兵掠宮掖風俗通

帳中異書 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抱朴子

皁帳 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皁帳傳子

練帳 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着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練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白絹帳 蜀先主甘后坐于白絹帳中于戶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拾遺錄

交結帳 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殿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晉臣下諫乃止 吳時外國傳

烏練帳 東齊夏施烏紗單帳四幸坊洗馬坊烏練帳 上

用頂大味 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氛際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坐十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

鼠帳 左哀十七衛侯爲虎帳于藉圃

琉璃帳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設紫琉璃帳 拾遺記

五雲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西京雜記

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成帝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 世說后以眞爛夷獻萬年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 趙飛燕外傳

四寶帳 隋煬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 南部烟花記

七寶帳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

繡羅帳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絶帳賜御用繡羅帳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欲用舊知命録

慘紫帳 武侯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

翠羽帳 玄宗皇后王氏廢爲庶人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帝

五王帳 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五王帳明皇雜

鍊子帳 楊國忠鏁子帳希世之寶時人不能計其直上

白紬帳 酷吏吉温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關内採訪使安禄山赦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

紫綃帳 元載芸暉堂戸牖内設紫綃帳得于南海溪洞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礙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臥内紫氣也杜陽雜編

金縷帳 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爲處金縷帳

玳瑁帳 武宗起望仙臺設玳瑁帳

珠玉帳 李蔚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爲帳

連珠帳 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珍珠爲之也杜陽編

青縑帳 錢鏐夫人常以王寢帳隳裂乃造青縑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吳越備史

幔

幕掩 幔幕也說文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釋名幔掩也廣雅

鸞章錦幔 周穆王時鸞章錦幔者摩連國獻馬錦文如鸞翔拾遺錄

盛土爲堤 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夷國接弓之絃百絶百續乃織爲羅穀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于枕中時人謂之綵絕拾遺記

羅穀爲幔 吳主趙夫人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厝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幃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碍列侍者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之絃百絶百續乃織爲羅穀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于枕中時人謂之綵絕拾遺記

鶉集 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爲輦其夕有鶉集其幔宋書

路衣開幔 曹景宗爲揚州刺史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雲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麏數肋射之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

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輙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悒使人氣盡梁書

隔幔出妓 柳惔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敬賞稷每詣惔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上

隔幔授業 符堅以太常韋逞毋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乃就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授業焉秦記

黑幔繞車 陸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誅別傳

隱幔 庾太尉亮有兒年數歲溫太眞常隱幔坦之驚曰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乃謂不減于亮世說

雨不張幔 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涼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躬禮以知士卒寒暑也六韜

布幔 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賤有炬炎箭以掩滅之軍令

幌 幭帷屏風之屬說文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洛陽記

幬 幬單帳也說文黃昌夏多蚊貧無幬傭債爲作幬謝承後漢書羊續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上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以伎自效子發禮之後齊代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淮南子

青廬 魏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刀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入棘林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云偷人今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俱免 世說

簾

尸幃 簾簾也自障蔽爲廉恥也 釋名 簾戶蔽也 類聚 戶幃曰簾 通俗文 宋魏陳楚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以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薄 楊雄方言

閉肆下簾 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漢書

陳簾奏樂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樂夏侯妓衣 梁書

織簾先生 沈麟士字雲禎有高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爲織簾先生 齊書

題簾箔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立山崩齊亦亡于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耽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淌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上

垂簾聽言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

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恐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所有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唐書

粗竹織成 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宴妹也宴嘗造廙見其門簾甚弊乃指廈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而去國史補

故簾令收 王鍔爲淮南程作有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船坊以爲蓆藉他皆如此唐書

麟毫爲簾 漢武元朔元年甘泉宮起招仙靈閣編翠羽麟毫以爲簾洞冥記

竹簾尺丈 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文及龍鳳之象西京雜記

織珠爲簾 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聲如珩珮上

蕙連 范滂被收曰願得一幡薄埋于首陽山上不負黃天下不愧夷齊汝南先賢傳

布純簾箔 皆以青布緣純晉東宮故事

結珠爲簾 石虎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鏗鏘和鳴拾遺記

金玉爲簾 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二秦記

白珠簾 呂篡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白珠薄簾段龜龍涼州記

五色珠簾 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謝綽宋拾遺記

緯蕭 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爲業 莊子

帷

舉帷搏手 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容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令王子光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呂氏春秋

障圍 在旁曰帷 說文 帷圍也以自障圍也 釋名

絺帷 孔子見衛靈公夫人夫人在絺帷中而拜 史記

連衽 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衆連衽成帷 上

運籌 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帷帳文綉 文帝帷帳不得文綉 上

與嬖居帷 班始尚陰城公主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嬖居帷中而始入使伏狀下 華嶠後漢書

下帷 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史記

離宮帷帳 秦越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漢書

周帷 成都侯王商弟內池大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上

集囊爲帷 東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 上

帷內與語 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以被爲帳 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承懼射之以被爲帳幔袁宏漢記

垂帷自掩 賈琮爲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曰刺史當遠視廣聽及垂帷以自掩蔽命褰帷上

伏兵帷中 孫峻欲誅諸恪置酒伏兵于帷中吳志

紗帷臨軒 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于太極前殿起帝臨軒晉書

披帷人在 袁燦每經傳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宋書

向帷悲泣 毛惠素爲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幃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

如日鑾

**雲錦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燈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帷漢武內傳

綺羅 淮南王見入公至足下及履迎之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帷神仙傳

綉帷 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綉帷西京雜記

帷宮 漢安帝好微行于郊坰間或露宿起帷宮千間皆用錦罽文繡拾遺記

幄

覆帳 幬也說文大帷廣韻覆帳謂之幄雅小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釋名

大帷 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方悉周曰幄幄大帷也三禮圖

幕人掌 幕人幄帟注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至所居之幄也周禮

在幄射夫 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嘉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襄二十四

幄幕九張 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昭四哀下

虎幄 衞侯爲虎幄于籍圃

丹綃華幄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二名旋汝一名提謨竝王質凝膚王處以單綃華幄拾遺錄

撤幄 太后未央宮置酒令內者爲傳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可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漢書

雲幄 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爲三雲殿西京雜記

幄後對泣 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于靈帝幄後相對泣帝驚問尚復幾時哉于是大收諸黨物理論

紺幄 登祭天紫壇有紺幄帳漢書儀

幕

在裏幕幄也 廣雅幕絡也在裏之稱也釋名帷在上曰幕蒙

之覆案食亦曰幕說文

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周禮天官下

幕有烏楚子元伐鄭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莊子

燕巢幕上吳季札來聘過衛夜宿于戚聞鐘聲季子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襄六

幕蒙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合疏縷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縷以成帷幕說苑

錦帷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魚養典畧

登府衛青征匈奴大尅武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下故名因號幕府漢書

輕紗幕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於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悅內漢武傳

黑緹幕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輿皆尚黑色拾遺記

上飯加幕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太官上飯重加幕覆輒撤去東觀漢記

入幕賓郤超字嘉賓桓公與謝安論大事令超臥帳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郤生可謂入幕之賓晉書

青油幕劉穆之孫瑀仕官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

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靑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宋書

遺金埋幕杜暹爲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贐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唐書

成於帷幕劉歆與楊子雲書曰箴何造律張蒼撰曆皆成於帷幕貢於王門律曆

綺羅幕淮南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安聞之不及履卽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席葛洪仙傳

裘布幕江都王劍字延年爲將善綏御衆寢止布幕而已漢書

帝小幕曰帝張在上帝帝然也釋掌次曰師田則設重帝周禮君於士有賜帝檀

枕

讀首枕臥爲所薦首者也說文

視枕孝已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孚

書帛藏枕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曰陽者主穀貴陰者主穀賤故當寒而不寒穀之爲暴貴當溫而不溫穀之爲暴賤王曰善書之帛藏之枕中以爲圖寶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置之枕中以

爲邦貴越絕書

枕玉以璞 楚靈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予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國語

盜枕 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寢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歸淮南子

枕中鴻寶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知劉更生父德於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漢書

神枕 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預白人高數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座神仙傳

臺無被枕 樂嵓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之無被枕但凡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嵓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飡給幃帳後漢

白鹽枕 魏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上

枕膝 蘇則爲侍中董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枕也魏志

神檜枕 張紘作柟檜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

曰此吾鄉里張子幼作也吳書

王枕自防 王敦鎮豫章爲王澄以舊意所侮敦益忿怒請澄入定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鉄馬鞭爲衛澄手恒提王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王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敦令力士路戎撾殺之晉書

遠枕 笵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遠二枕避三沐豐既歸妻且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上

皖魄枕 寧州嘗獻皖魄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皖魄治金瘡上大夫以擲碎分諸將宋書武帝紀

射枕 胡廷字朝服素卣戾爲中書令每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中枕以爲笑樂上

擲枕 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險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廳事剪紙方一寸帖着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勇畏齡石終不敢動上

借枕 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南史

木枕 即基字世業清慎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也比齊

鄭枕起人 王茂爲雍州長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

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因塹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梁書

長枕 玄宗嘗製大被長枕與寧王憲申其之唐書

照夜枕 貴妃姊虢國夫人豪侈甚所枕照夜枕不知其價夜中照廡其光如晝上

龜文枕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以虎珀枕龜文枕西京雜記

枕魅 中山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爲魅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時枕集異記

虎枕 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獸或吼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宦者闇中伺候有白虎毛色淨窟入藏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覓乃於藏中得一玉虎頭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答云昔漢誅梁冀得玉虎頭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臆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已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凡珎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拾遺記

被

裘被 衾大被也說文被所以被覆人者也衾六也其下廣大如六受人也釋名

翠被 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複陶翠被豹舄

執鞭以出 襄三

綉被 鄧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之華越人擁檝而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郭君舉綉被而覆之 說苑

被短 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 家語

布被 汲黯云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此詐也王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亦霸是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天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史記

臥牛衣 王章字仲卿疾無被臥牛衣中 上

廣川王去 嘗疾妃昭信甚妬王愛姬陶望卿昭信妬之譖於王曰望卿數窺即吏疑有奸又誣望卿言節中令臥錦被王信之擊殺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 漢書

家被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病形貌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 上

綉被 霍光薨詔賜綉被百領 上

布被 叅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後漢

宿直無被 樂廣爲郎獨宿直臺上無被帝乃推被與之

華嶠後漢書

去官無被 范丹爲萊蕪長去官無被空囊自隨上

賜錦被 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臥兼布被上

布綢 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帷臥一帷布綢裯綢敗糊紙補之上

東觀漢記

布被弊器 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弊器

引刀申被 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正值其起申被獲免上

被覆無驚 馮豹每奏事未報伏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

子默常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上

二代被服 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此言服被飲食難曉也魏書

攻驚目疾 景帝有目疾文鴦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恐蒙以被痛甚齧被破晉陽秋

襆被經曲 魏舒爲尚書郎或以當時即官多非其才有沙汰之言舒乃曰吾即其人也襆被徑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晉書

截被充閨 楊駿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外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上

臥衾被中 光逸字孟祖爲博昌縣令使之冒雨還遇令不在逸解衣臥衾被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易衣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耶令奇之而不問 上

共被夜起 祖逖字士雅與劉琨共被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上

去衽被襆 吳納爲吳興守徵爲尚書去衽有被襆而已

被爲禿髮 禿髮烏孤祖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被舒覆書 虞龢位在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雨濕墳典乃被舒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空也

三幅覆屍 沈麟士以揚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之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則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 上

遺被牽去 沙門釋寶志王亮欲以衲被遺之未有言及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上

百錢布被 羅研齊苟兒之後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材不過數家有食貪亂樂禍無足多恠若令牀上有百鈎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寧肯爲亂乎 上

台幅被後 裴之橫字如岳少好賓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裌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嘆曰大

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後爲吳興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梁書）

羅文錦被 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陳書）

猩毛被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西京雜記）

兄弟同被 姜肱字伯淮事繼母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海內先賢傳）

繡蒙錦被 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語林）

九州被 呂虔字元禮才辨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虔譲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則有餘（別傳）

夜臥蒿束 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臥蒿束晝牧之（京兆故事）

綉被隨風 王忳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甚困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及問其姓名呼吸困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柩餘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有白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綉被隨風而來從忳乘馬馬突入金彦父家彦父見曰眞得盜矣忳得說之狀又取被示之彦父曰卿有何陰德忳曰念葬諸生事且說形狀彦父曰眞我子也忳

卽以被馬歸之彥父不受遣迎生喪金具存焉（益部耆傳）

十二幅 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少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列女傳）

二幅 桓任後母酷惡常憎任爲作二幅箕踵被（本傳）

被煖髮遲 君曾新作被煖眠不覺晏起乃嘆煖眠使人忘起異事因命着陌上有寒苦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杜祭酒別傳）

推被恤寒 親親有窮老者畧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帶而寢（孫畧別傳）

陽東被覆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愼之後乃陽東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何故殺自爾莫敢近之（語林）

錦被文鴛 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孫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臥之（夏侯孝若集）

兩幅布被 晉惠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帝起居注

小暮敗被 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使令左右取被幔人問其故答云刺史嚴不敢夜行（郭子）

縹被 蔣欽爲右護軍孫權嘗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嘆其在貴守約勑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帳（吳志）

無絹爲衾 晉庾冰輔政及卒無絹爲衾梁齊宗室赤芬

爲太子詹子及卒無絹爲衾武帝嘆惜

錦衾　康福自言沙陀種有疾臥閣中寮佐入問疾見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安得謂我爲奚

五代史

補納補被　同昌公主堂中設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映

雲紋被　唐司馬子微洛州溫人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之錫寶琴霞紋被還山

瀟溪續書錄

鵝毛被　南方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幅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被柔

而性偏冷宜覆嬰兒兼辟卒驚癇

唐劉恂嶺表錄異

柔毳褥　地曰國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爲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縟

洞冥記

神錦被　元和八年大彰國貢神錦錦被氷蚕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得水則舒遇火則縮

杜陽編

合歡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着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鴛鴦被　鄭愚津陽門詩象牀塵埃鴛鴦被注上在華清日鴛颯公主嘗與上晨聽按水心調愛王起晚遽自真珠被而出及冠至倉惶隨駕出宮后不之省及上歸南

宮一旦入此中而當時罨盡之被宛然塵積矣

褥

茲 爾雅曰褥謂之茲

褻辱 褥人所坐褻辱也釋名

虎皮 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上

紫羅文褥 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國所獻拾遺記

羆褥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于臺上坐者皆温上

錦茵 尉佗臥象牀錦茵南越傳

綉茵 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綉茵憑以金塗韋絮輪漢書

鴛鴦褥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西京雜記

重茵 祭遵有病詔賜重茵東觀漢記

錦緣 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鄴中記

送褥 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已褥與周語林

補衲茵褥 太祖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茵褥取温無有緣飾魏志

苦褥泰温 王朗上疏曰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某少小常苦被褥泰温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上

厚褥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綏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客多貧爲廣被大褥吳錄

夜則累茵 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着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生之術帝曰夜靜宜溫謝公出而歎之世說

蒲褥 宗則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齊書

豹褥 褚彥回弟澄爲左右尚書彥回甍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上

憂褥見賜 柳慶遠爲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憂大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通又憂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太尉

謂元景也上

車上無褥 爾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因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遣省將軍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之記識後魏書

詔賜牀褥 丁潭以光祿大夫還弟詔賜牀帳席褥等鏁

毛可爲褥 北方有氷萬里厚百丈奚鼠在氷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爲褥也神異經

氈

蛩毛可以爲氈 說文

細氎 毡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釋名氈細剡也集韻

毡綈 漢武帝以毡綈籍地惡轍之喧也 拾遺錄

咽毡 蘇武使匈奴匈奴絕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毡毛裹咽之 漢書

細毡 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毡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銜撅之間哉 上

毡爲壇 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鳥孫王穹廬爲室毡爲壇 上

佳毡 李勝爲荊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察之太傅曰謬問勝曰荊州有佳毡可致之勝出曰太傅毛無能爲也 魏志

毡裹 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輾爲毡自裹推轉而下 上

置針毡中 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太子患之置針於錫坐處氊中錫止刺足血出 晉書

韡中弊毡 慕容熙后符氏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韡中有弊毡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載記

胡產 太康中天下以毡爲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殺也夫毡胡之所產也而今天下以爲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

撒毡 桓豹奴病勞冷無毡可臥桓車騎自撒已眠毡與

之俗說

青毡 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畧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覔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毡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語林

餉毡 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業乃餉以衣毡一具奐辭不受齊書

裁毡夜縋 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毡夜縋而出因循還北齊書

鋪毡以渡 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服中有鉄何可當耶遂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毡以渡之上

敗毡 綦隽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買拔勝出鎮荊州過隽別因辭故見敗氊弊被更遺之錢物上

大花毡 羌女人被大花毡以爲盛服廣志

毳毡 走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毡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淮南子

被毳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聖主得賢臣嶺純絲

也謂織爲繪帛之麗絲續之密也注

比肩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毡比肩獸名也

絳紫毡　調斯國有石青染毡絳紫毡日南傳

簟

竹簟　簟竹席也說文簟簟也布之簟然正平也釋名

邃簟　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邃曲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精者謂之邃蓀行唐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

象牙簟　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西京雜記

文竹簟　尚書令王丸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邪奸邪常以良日丸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一竹簟盡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及丸被竹簟不復行也東觀漢記

竹簟　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簟忱見之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晉書

象牙細簟　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溢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也王隱晉書

金簟　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蕭子顯齊書

席簟　席之上先崔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也淮南子

夏文簟　太子納妃有赤花霍文簟東宮舊事

流黃簟 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 西京雜記

雙文簟 今致八尺文二細桃枝簟十枚黃蔑雙文簟二領黃蔑獨坐雙文簟一枚 庾翼與王晉書

桃枝細簟 馬稜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 東觀漢記 桃笙象簟韜於筒中 吳都賦 注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又象牙以爲簟

楚簟 楚簟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王鑒竹簟賦

薦席

薦藉 薦藉也禮天子諸侯有黼黼純 說文 薦所以自薦藉也蒲草也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蓆釋也可卷可釋也 釋名

蘭蒲席 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 拾遺記

蔣席 禹爲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五服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韓子

降席 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子思子

文綺席 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紈綺之衣 六韜

席銘 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門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邇所代 大戴禮

碧蒲席 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莞色若金 拾遺記

滅葭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悅

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獄席訟不席二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侍席晏子

鋪薦席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簟篨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司馬穰苴曰鋪薦席陳簟篨者有人臣不敢與焉上

捐席 文公至河令席衽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臥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其哀韓子

重席泰美 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頭必戴之履雖善足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祀上妨義之道也上

賜汝席 衛嗣公時有人於令左右縣令發褥而席斃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斃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上

舍者避席 陽朱南之沛至梁遇老子老子曰睢睢盱盱而誰誰與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陽朱曰聞命矣其往也舍者避席其來也煬者與之爭竈列子

同席申屠 嘉元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莊子

衾寒熊席 衛靈公天寒鑿地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呂覽

不重席 孟獻伯相魯不坐重席韓子

三經席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說苑

蓋席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與之以席檀弓

艾席 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爲牀蔫艾爲席 皇甫謐高士傳

馬薦席 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史記

拔刀斷席 任安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至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坐此二子拔刀斷席而坐主家皆惟而惡之莫敢問也 上

樊席 陳平以樊席爲門 上

莞蒲爲席 文帝以莞蒲爲席 漢書

伏青蒲 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候上獨寢直入臥內席首伏青蒲上 上

倪首刮席 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即史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 後漢

班坐絕席 來歙征隗囂征至洛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乃悉兵圍畧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兵上自將上隴囂眾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上

未嘗賜席 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上

布席於氷 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氷而坐呼風乃過 上

織席自給 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免織席自給 上

蒲編席 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卓覿漢記

諸將絕席 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上

寒自温席 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温席 上

三公絕席 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上

三獨坐 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持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上

重席十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故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

坐重八九席 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重八九席帝曰學不如是也 上

拔刀斷席 許敬字鴻卿其鄉吏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上

坐無完席 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使無完席耶惇以善者與妻自坐其敗者 上

家無完席 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上

坐於凍地 袁尚袁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廐中請熙尚熙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 典畧

織席爲業 先主少孤母販履織席爲業 蜀志

坐無空席 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書

撒牀雜將 陶侃字士衡親人過宿侃時大雪無草侃母湛撒牀雜蔣手挫給客牛馬 王隱晉書

裹以席 王敦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晉中興書

不用綠緣 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 晉建武起居注

以席自障 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前燕錄

以金席籍 林邑王陽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迈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 宋書

蒐白席 元嘉中劉禎爲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部作蒐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宋起居注

抽席懸車 劉璡字子敬映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內見一女子容姿甚麗盻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吳均齊春秋

綵緣席藉 玄宗子潁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舡見以綵緣席而藉者願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唐書

持席哭市 代宗時晉州男女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以三十二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錦緣薦 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魯連子

緣熊席 昭陽店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余眠而雍毛自獘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設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也 西京雜記

回風席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回風席 上

茅葭爲席 鄭敬以茅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汝南先賢傳

常卷坐席 隆脩字奉迁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絕不改易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會稽典錄

虎鬚 草名虎鬚者汪東織以爲席曰西王母也 崔豹古今注

龍鬚 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 東宮舊事

白菅 鵲山至萁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祠之用白菅爲席 山海經

紫羅 武帝齊於尋眞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也漢內傳

藻席 藻葉草高五人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花草無實其質溫柔可以爲席拾遺記

濡姧 方丈山有草名濡姧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上

葭席 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毯毛焉上

雲紈席 瀛州南有金巒之觀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上

麟文 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爲雲霞麟鳳之狀上

魚鬚 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爲敷魚鬚之席成公興內傳

象牙席 淮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神仙傳

曬暴薦席 庾實妻毛氏五月曬暴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下薦上臥驚怛庾滅女眞形在別牀如故不旬而天世傳仲夏忌移牀異苑

五綵綫編 石虎作席以錦囊五雜香以五綵綫編蒲皮緣之錦鄴州中記

桃枝席 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范汪荊州記

賦席 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爲冬設簟

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文士傳

一席萬金 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輿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科乎君曰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爲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高士傳

單席 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爲從事設單席於地 益部耆舊傳

坐無完席 吳隱之字處默郵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爲屏風 鍾元良吏傳 董崑字文通爲大農丞坐無完席 上

異物御席 常山爲林大陸曰澤兼葭蒲葦雲母御席因產不爲無珠也 盧毓冀州論

割席分坐 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說

莽煌 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衆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方冬彌温以枝相摩摩則火出矣 拾遺記

身温 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搜神記

廢物 几廢也所以廢物也 釋名

几

投几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丐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 襄二

設而不倚 蘧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禮之至也 昭二

倚几 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諫 楚語

賜几 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於是天子賜吳王杖几 漢書

賜臥几 黃香爲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以臥几靈壽杖 東觀漢記

重賞賜几 上初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前審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几

憑几坐榻 馬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授徐文高拜姚信士緯

素憑几 太祖爲司空丞相毛玠爲東曹掾太祖平柳城頒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物 魏志

砍几 呂布遣陳登詣太祖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太祖悅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砍几責之 上

撫几 劉毅字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晉書

賜几不朝 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不朝及錢百萬牀帳簟褥上

棐几誤刮 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上

憑几鼓琴 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宋書

筵上賜几 王沖爲太子少傅武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尊大益加常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陳書

玉几不眠 咸陽王僖謀逆誅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露與霜後魏書

隱几噓嗒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坐與偶莊子

梯几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山海經

玉几 天子用玉几漢舊儀

黃金几 帝受西王母五岳眞形經盛以黃金之几漢武內傳

綈几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扣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細厠爲囊憑之不得加綈錦之飾於几案西京雜記

白桐几 葛仙翁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日登仙几化爲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會稽典錄

漆盡 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盡重几大小各一枚魏武上疏

門吏憑几 任元褒爲光祿勳孫憑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爲非禮任便推之吏答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狐蹯鵠曲木抱腰語林

几板爲文 魏朝封文王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沖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戴勝竹林七賢論

五色几 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畫皆爲五色花也鄴中記

能作几 歷陽召秀之剡有一人着平巾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輸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殞石氏猶存作几有名遂以致斃異苑

金几 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內有金几雕其文采上有百味之食幽明錄

石几 衡山有石室內有石牀石几南岳記

案

案 榱圓案也釋名

爲案 陳楚宋魏謂案爲案方言

同案而食 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燕丹子

王案之食 項王使武涉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王案之食王貝之劒臣背之內愧於內楚漢春秋

持案進食 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箕

踞罵之史記

對案不食 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漢書

金銀飾案 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上

案上盃酒 朱博爲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祿案上不過三盃酒上

不案上食 許后五百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上

飲時抵案 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奉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特事來手起抵破書案東觀記

拜妻奉案 魏霸延年元年仕爲光祿大夫妻死長九伯爲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卽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內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慙求去上

每談屏案 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善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上

舉案齊眉 梁鴻常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上

杯案 蔡彤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上

郡作書案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南史

木案食 郭祖深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梁書

奏案 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 東宮舊事 按行舊公器物有奏按五枚又作欹枕以臥視書 陸雲與兄機書

研奏案 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江表傳

雜寶案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 西京雜記

短人案行 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王寸上疑是山精常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臣靈汝何以叛阿母健否 漢武故事

投江 吳戒字貴齊性剛直同業生陳幷爲賊戒見之幷爲設食戒曰汝已爲賊奈何爲設食因舉案投江中令其趣降 廣陵傳

金案 吳興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王女以金案王杯藥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神仙傳

玉案 石季龍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有案置石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 異苑

杖

鄧林 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山海經

青節之杖 老子當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手中捉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共談天地之數 拾遺錄

杖藜 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杖藜應門莊子

荷杖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又況于以尊位厚祿乎呂覽

奪杖以敲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定上

鳩杖 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縈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風俗通

金杖 漢文帝微服過魯魯少年柱金杖出應門搜神記

九節杖 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曰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劉根別傳

玉箱杖 帝先有玉箱杖是西湖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人有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諸聞云見市中有一人賣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漢武內傳

卭竹杖 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卭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火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史記

青藜杖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扣門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出火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鴻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闕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拾遺錄

積翠刺杖　昌邑王賀徵爲天子到滎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柱竹杖新序

賜杖　嘉平中袁逢爲三公賜王杖華嶠後漢書

青蘆杖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室庫千間竺常賑生恤死家內馬廄旁有古塚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訴云漢末爲赤眉所害剖棺見剥乞更深埋并乞敝衣自掩竺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大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棺之惠竺拔杖而歸所住鄰家常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攘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來撲火有又氣如雲覆火上即滅拾遺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延年杖 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其賜公延年杖及憑几 魏志

起弱 周宣爲郡史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古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黃巾賊必滅至時果敗 上

藜杖 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并賜藜杖一枚 晉書

掛杖頭 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錢掛杖頭每至酒家輒沽醉而歸 上

御府杖 甄深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教以出入 後魏書

青竹杖 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夏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見家人後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是房房曰往日所葬竹且發塚視杖猶在 神仙傳

竹杖 壺公遣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此當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上

銀角桃杖 今賜足下銀角桃杖一枚 魏武帝與楊彪書

甘蔗爲杖 魏文嘗與平膚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食飲

宿聞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使以爲杖下殿交三中其臂典論

銀杖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驗過乞在任安穩當許上銀杖一枚年限旣滿作杖擬以還廟撫捶鉄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乞卽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篾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衆見鉄幹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

杖痊拔出 陳留吏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復生埋我杖瘧我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拔卽掘出之便平復如故 列異傳

塔形 謝尚憂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衡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穰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卽迴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 塔記

山桃杖 後魏河澗邢巒字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臣源杖太武諱燾故山桃

金杖 佛圖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銀鉢內着棺中經後再開舘視之不見體骨唯見杖鉢 二石僞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杖生成榛 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佛爲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着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法顯記

青竹杖 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母凝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成青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爾飛失杖乃御雙鵠還鄧德明南康記

聖賢爲杖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也陸賈新語

麒麟角杖 劉向別傳曰有麒麟角杖

牀、

安身 說文牀安身之几坐徐曰牀即以安身也廣韻簀也釋名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韻棲謂之牀

異名 牀齊魯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謂之蔡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衞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方言

殺孟陽 齊無知弒其君殺孟陽於牀注云陽小臣代公牀寢子

登弔反牀 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宣下

下氷而牀 夏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

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襄三

牀第不安 晉獻公寢而不寐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存側耶國語

筐牀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莊子

象牀 孟嘗君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妻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戍曰諾戰國策

簀牀 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於此乎歐血而死范曄後漢書

板牀 向栩性卓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上

夏坐榆牀 羊茂字季寶爲東郡太守冬日坐百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上

夏坐板牀 薛淸爲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爲瑯琊相亦然也上

客臥下牀 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

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王客之意元龍不相與語曰上牀臥使客臥下臥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魏志

此牀可惜 武帝會宴陵雲臺衛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甚大醉也瓘於此不復言　晉書

撫牀呼字 齊獻王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

詔共御牀 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小牀獨坐 陶淡字起靜好道養年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獨坐不與人共　上

御牀忽陋 桓玄從荆州下都簒位所坐御牀忽陋殷仲文進曰將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上

地牀 公孫鳳隱於昌黎九城寢於地牀也　燕書

局腳牀 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於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釘用鐵也　沈約宋書

眠牀有血 江湛爲元兇劭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

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上

坐牀生埃 王微不仕元嘉之數徵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皆生埃惟當坐處獨淨 上

牀狹自開 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士寸王笑曰卿豈雙聲惟喜乃辨士也 上

移戎遠客 張敷爲中書舍人狄當周起善管務要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超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詎可輕行當日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接過如此 上

爰瓊坐牀 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陸侯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等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爰瓊之所坐之牀 上

江教移牀 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陛勞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教謝鮑我不得歷此意可白詣之僧真承旨詣教登榻坐定教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之僧真喪氣而

拂牀 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白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上

舊牀致歸 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上

玳瑁牀 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蜀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上 韓嫣以玳瑁爲牀 西京雜記

蹙栢 魚宏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兩重爲脚也 梁書

六尺方牀 賀華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工輟未就受父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上

金牀 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客 上

板牀隨陰 魏收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 後魏書

七寶牀 韓武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

蘭錡自遶 侯景既篡位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錡自遶然後見客 南史

膝痕 長沙王懿孫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

衣冠莫不楷則上

玉牀 世本曰紂爲玉牀

文木爲牀 老萊千隱蒙山之陽支木爲牀皇甫謐高士傳

珊瑚牀 武帝受方王母真形六甲雲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珊瑚爲牀紫錦爲帳安着栢梁臺上武帝內傳

七寶牀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中時人謂之四寶宮西京雜記昭陽殿設玉牀上

畫石牀 董威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在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拾遺錄

象牙 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末而置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珎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分食身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珎珠上

扇腳石牀 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井傍有局腳石牀一牀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云誼所坐牀也盛弘荆

石牀 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會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摩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琰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取一頭爲會氏之後所說西征記

牀方三丈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腳高下六寸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牀有轉關林射鳥獸鄴中記

沉香板牀 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牀刺史王浚息

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後息疾法存出爲崇也（異苑）

狄鹿不拂簡文爲撫軍時所作牀牀上塵不聽左右拂見鼠行視以爲佳（語林）

因帖臥牀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劒遣人擲魏武小下不着帝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劒至果焉（世說）

銀石爲牀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尅爲三皇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拾遺録）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膝疽深二三寸

明者無所不見人王處筐牀之上而天下治（上書）

天中記四十八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